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本院理事胡展堂先生小影

宋司馬光家訓

司馬温公家訓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
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此先賢之格言乃後人之龜鑑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甲科、元祐時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山水仿李思訓、工詩、隸法清勁、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七歲時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旨、羣兒戲於庭、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接閱第二版)

乾清宮藏玉器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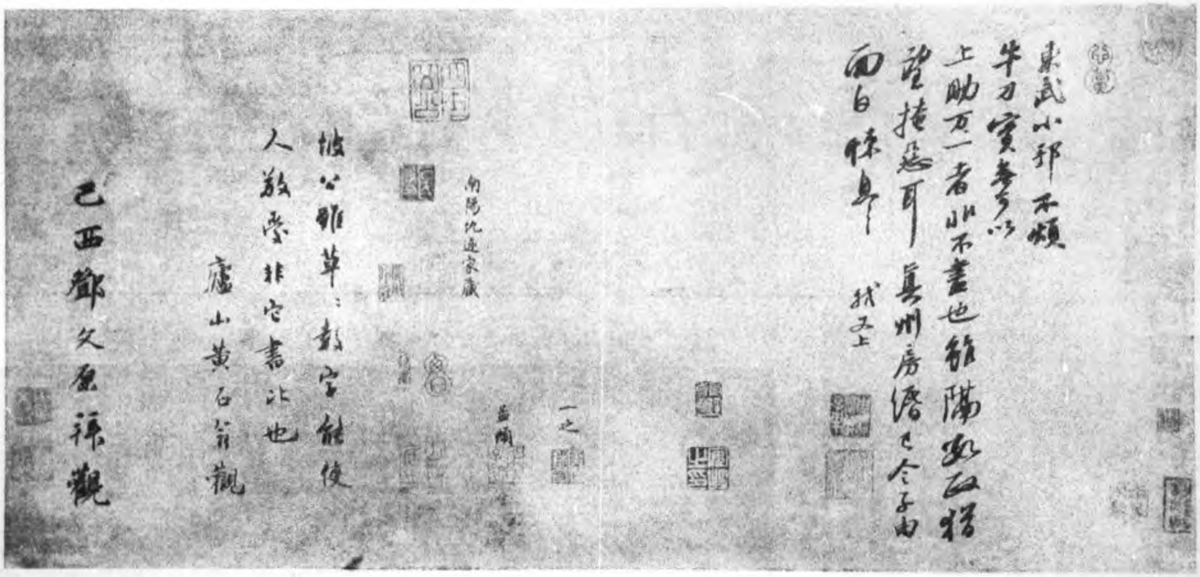
清德宗遺稿

李德裕納悉怛謀降論

春秋之義、書邾庶其莒牟夷爲盜、取以正不忠之罪、而爲後世大其防也、經也、敵國相爭、兩軍相距、有歸附者、坦然受之、用其人、因其地、往往以建奇功、此英雄志士之所爲也、權也、李德裕之納悉怛謀、其權而得其中者歟、吐蕃不顧盟約、常來寇邊、得其降人、用爲嚮導、其利一也、維州阨河隴之險、一旦收復、可由此進兵、其利二也、叛服之幾、間不容髮、德裕推心置腹、爲之表請於朝、可謂得撫循夷狄之術矣、乃牛僧儒圖報私怨、從中阻撓、竟至忠欵不伸、凶虐得逞、惜矣、明邱濬論此事、尙以爲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余故表而出之、使邊臣能任事者、知所法焉、(未完)

發售室
交卽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卽寄
二十二元

宋蘇子瞻東武帖墨跡（宋四家墨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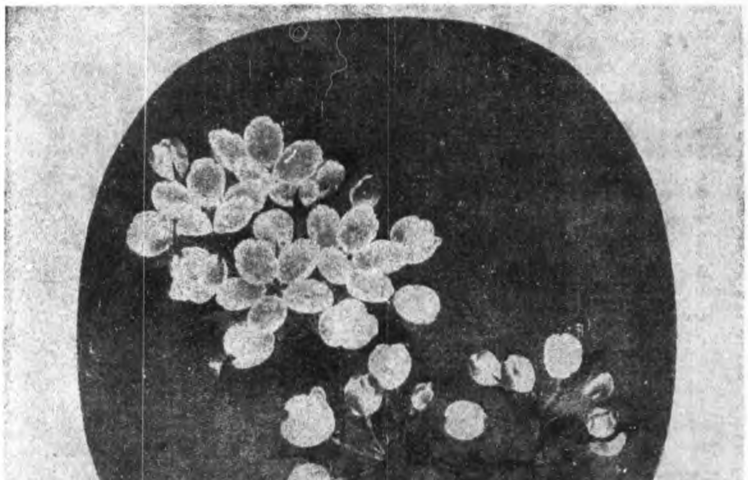
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更張之、建言多所採納、疏言修身之要三、治國之要三、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在是、天禧己未生、元祐丙寅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蓋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退處十餘年、天下日冀其復用、其卒也、賜碑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之、著傳家集、又著通志八卷、英宗命置局秘閣、續其書、名曰資治通鑑、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嘉祐丁酉進士乙科、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徽宗赦還、提舉玉局觀、善畫墨竹、後人傳爲玉局法、嘗以蔗滓畫石、其作槎牙枯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作應眞彌勒、筆法奇古、書詩文俱成大家、另有專集、初生十歲、母程氏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輒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自爲舉子至入仕、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持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而所蒞之處、悉有善政、景祐丙子生建中靖國辛巳卒於常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師、謚文忠、述父洵志、作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奏議、內制外制、和陶詩、傳世、

清郎世寧白鶻（小傳詳前）

右下題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進白鶻一架、命海西臣郎世寧繪圖、右上題云、鶻之與隼如枳橘、鷙鳥之中侔莫匹、是皆其色雜蒼黝、如雪白者萬無一、矯然致此白將軍、悚立一朶梨花雲、玉架金縧不放去、爾行其義我行仁、嚴若郅都飛李廣、問鶻何來來海上、蘭臺令史頌白雉、詎奮奇功酬豢養、鶻乎鶻乎、秋其德而辛其色、殊毛出衆非改常、致用求異正相待、御製白鶻行、臣嵇璜敬書、

宋林椿海棠



林椿、錢塘人、淳熙畫院待詔、賜金帶、工花草翎毛瓜果師趙昌傅色輕淡如生、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清王翬仿黃鶴山樵夏山讀書圖（小傳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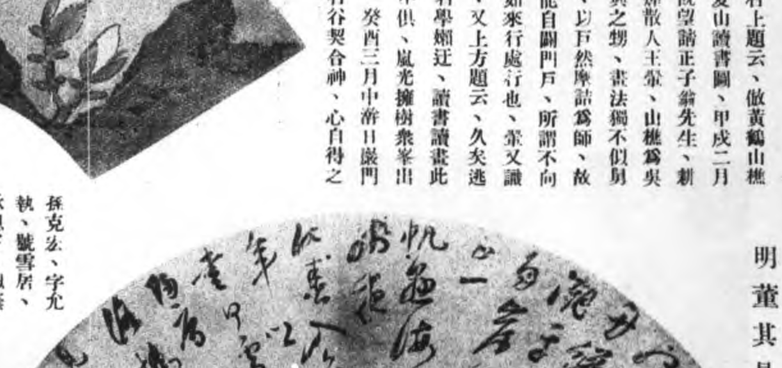
右上題云、倣黃鶴山樵夏山讀書圖、甲戌二月旣望請正子翁先生、耕煙散人王翬、山樵爲吳興之甥、畫法獨不似舅、以巨然摩詰爲師、故能自闢門戶、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也、翬又識、又上方題云、久矣逃名學嬾迂、讀書讀畫此中俱、嵐光擁樹衆峯出、清氣襲人炎暍無、摩詰烟雲天女供、義皇歲月古賢徒、倩誰妙繪三時景、占盡江南水墨圖、癸酉三月中澣日巖門山樵查政呂、世人耳食說荊關、黃鶴老人還晚出、眞山眞水是粉本、邱壑羅胸生宕滃、虞山石谷契合神、心自得之手爲一、此圖摹擬不易爲、底用矜誇宋元筆、吁嗟乎、今人已復成古人、畫裏高風猶勞髯、展觀竟日卷付君、況是清門百年物、漫士裘曰修題、又左上題云、山中六月寒、山外六月暑、幽人讀道書、寂寞寡儔侶、林靜蟬一鳴、庭空鳥交語、偃仰日方中、清風獨吹汝、西湖許裘、

清張宗蒼寒灘漁泊（小傳詳前）

明孫克弘木蓮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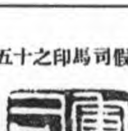
孫克宏、字允執、號雪居、承恩子、以廕授應天治中、擢漢陽知府、山水學馬遠米芾、花鳥似徐熙趙昌、又善以水墨寫生、及竹石蘭草、無不精妙、作仙釋像、世亦稱之、正書仿宋仲溫、隸篆追秦漢、萬歷壬辰生、康熙庚戌卒、年七十有九、

明董其昌草書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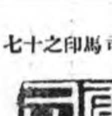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萬歷乙丑進士、入詞垣、累晉禮部尚書、山水樹石、烟雲流潤、神氣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爲當時第一、自言其畫與文太史較有短長、文之精工、吾所不如、書法平原吳興、獨自成家、年近大耋、猶燈下作蠅頭小楷、無所不仿、直追晉魏、惟行草傳世居多、蓋其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在講席因事啟沃、見知光宗、爲僉壬所忌、凡奄人請書翰者、一切謝絕、不激不隨、故得免於黨人之禍、以書畫妙天下、如高麗琉球、均知寶之、和易近人、不爲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前、貴公巨卿、乞者多倩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以贋筆相易、欣然題署不計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相求、稍倦則謠詠繼之、購其眞蹟、得之閨房者居多、通禪理、精鑑賞、蕭閒吐納、如海岳吳興一流人也、幼時父漢儒有學行、從枕上授經、悉能誦記、比通顯、爲侍郎、有田一儁者、以數習卒于官、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督學湖廣、不徇請託、爲勢家忌、詔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採輯先朝手疏及遺事、廣搜博徵、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凡人才風俗吏治有關者、別爲四十卷、仿史贊之例、表進之、有詔褒美、宣付史館、嘉靖乙卯生、崇正丙子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子少傅、謚文敏、著萬歷事實纂要、南京翰林志、容臺集、畫禪室隨筆、石刻曰玉煙堂、

軍假司馬印之十五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十七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十六

鼻紐

軍假司馬印之十八

鼻紐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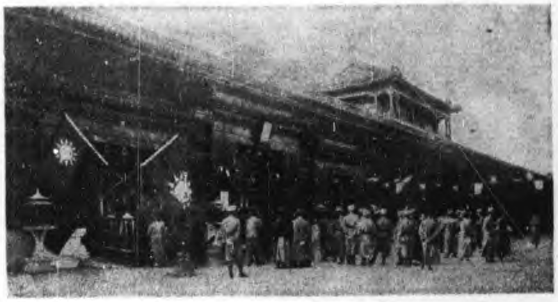
栗亭

唯延至下午四時、鹿鍾麟則曾與紹英爲長時間之會談、先由鹿請紹英發表對於瑜瑨兩妃遷移問題之意見、紹英當答云、今日兩太妃、均曾約吾入宮面談、吾已遵囑前往、吾先見瑜太妃、當卽告以不如出宮之爲愈、瑜太妃已有允意、但仍指瑾妃之柩而哭、謂不忍離此、吾因恐其傷心、乃極力勸之止哭、並未請其指定日期、此外瑨太妃吾亦已見之、因其固執不允遷移、吾乃謂老妃獨居此、終不甚便、可否先移往西宮、與瑜太妃暫時同居、瑨太妃甚然吾說、已決計先移西宮暫住矣、鹿謂如此辦法、固甚好、但外間謠言百出、有謂兩太妃已自殺者、有謂已觸柱者、有謂已投井者、故負有責任之吾等、殊希望兩太妃能早日出宮、俾吾之責任、得以減輕也、紹英云、兩太妃之有出宮必要、吾承認之、吾今願任勸告之責任、並設法先將瑾妃之柩運出宮外、同時且爲兩太妃謀出宮後之居處、以便再進勸告、意數日內必有結果也、鹿聞此表示滿意、卽謂然則一切諸費清神矣、唯尙有一事、則仍望君爲吾一疏解之、吾前（九日）往醇王府見溥儀時、溥儀之岳父榮先生亦在座、對於吾人之保護溥儀、表示不滿、意謂當聽其自由、吾恐其誤會吾人有監視溥儀之意、特請先生再爲解釋之、現政府方面、對於溥儀先生之毅然出宮、極表敬意、但國民方面則似尙未盡滿意、連日外間議論甚激、均以政府所修改之條件爲過優、吾等恐萬一有不幸事件發生、卽吾等之責任有缺、故不得不加意保護以防意外之發生、若過此風潮平息、則吾人決無不聽其自由之理、故目下之保護實爲暫時性質、並非永久性質、倘望先生以此意轉爲告知云云、紹英當卽謂謹當照爲轉達、想此種誤會、必當消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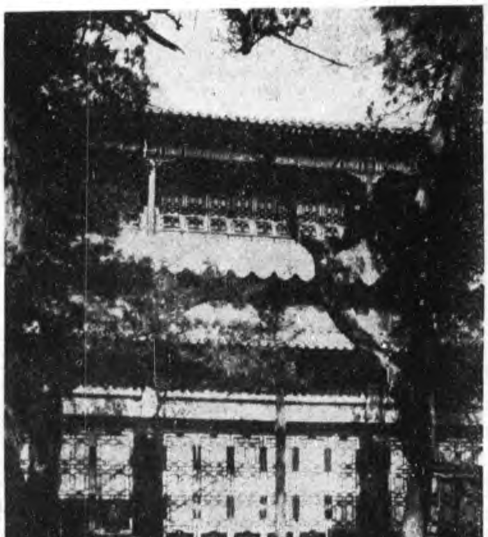
此次清廢帝出宮、各方面頗爲重視、內閣當局、除以前日命令、署有聲明外、特於庚日（八日）又發出一通電以免誤會、茲將該電、披露如左、

北京參衆兩院各部院各衙門馮檢閱使奉天張總司令各省巡閱副使督軍督理省長督辦都統各總司令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慨自晚清遜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歸平等、曩年優待條件之訂、原所以酬謝遜清、然今時務所趨、隱患潛伏、對此畸形之政象、覺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誠以北京爲政治策源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爲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沿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列爲笑柄、且聞溥儀秉性聰明、平日恆言願爲民國一公民、不願爲禁宮一廢帝、蓋其感於新世潮流、時戚戚然以己身之地位爲慮、近自財庫空虛、支應不繼、竭蹷之痛、益傷其身、故當百政刷新之會、得兩方同意、以從事於優待條件之修正、自移居後海、並飭由軍警妥密保護、從此五族一體、階級盡除、其基礎固如磐石、而在溥儀方面、旣得自由向學之機、復蘇作繭自縛之困、異日造就旣深、自得以公民資格、宣勤民國、用意之深、人所共喩、緬惟藎慮、定荷贊同、至於淸室財產、業經奉令由國務院聘請公正耆紳會同淸室近支人員、共組一委員會、將所有物件分別公私、妥爲處置、其應歸公有者、擬一一編號交存於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中、俾垂久遠、而昭大信、並以表彰遜清之遺惠於無窮、恐遠道傳聞、有違事實、特電佈聞、敬祈照察、院庚（八日）印

（未完）



十八年雙十節本院順貞門前情形



新油飾之延暉閣

十八年雙十節咸若館開放第一日

十八年雙十節壽皇殿開放第一日

故宮博物院影印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本刊係搜集故宮藏珍每
共印四冊第一冊已